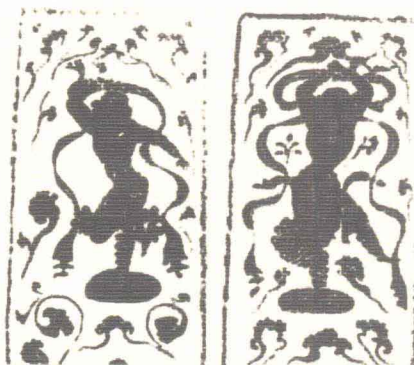


西北史地丛书

冯承钧西北史地著译集

冯承钧西北史地论集

冯承钧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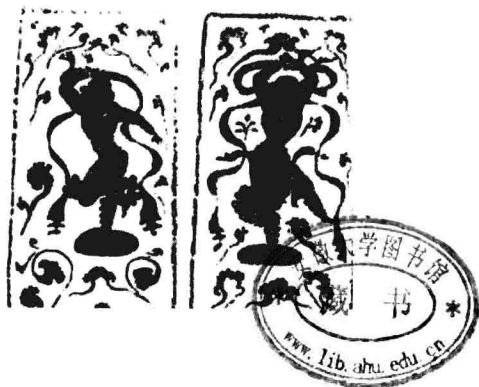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冯承钧西北史地著译集

冯承钧西北史地论集

冯承钧 著

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冯承钧西北史地论集 /冯承钧著. —北京：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，2013.5
（西北史地丛书）
ISBN 978-7-5078-3613-4

I. ①冯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历史地理—西北地区—古代—文集
IV. ①K924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3）第051606号

冯承钧西北史地论集

著 者	冯承钧
责任编辑	张淑卫
版式设计	国广设计室
责任校对	徐秀英
出版发行	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（83139469 83139489[传真]）
社 址	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（国家广电总局内）
	邮编：100866
网 址	www.chirp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环球印刷（北京）有限公司
开 本	710×1000 1/16
字 数	300千字
印 张	17
版 次	2013年5月 北京第一版
印 次	2013年5月 第一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78-3613-4 / K·232
定 价	50.00 元

出版说明

冯承钧（1887—1946），字子衡，湖北汉口人，著名历史学家、中外交通史家。早年留学比利时，后赴法国索邦大学（la Sorbonne，今巴黎大学），1911年获索邦大学法学士学位。续入法兰西学院，师从汉学家伯希和。归国后，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。冯先生通晓法文、英文、比利时文、梵文、蒙古文、阿拉伯文、波斯文兼及古回鹘语、吐火罗语和蒙古语八思巴字，并精通中国史籍，在历史学、历史地理学、历史语言学和考古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，在史地研究考证方面卓然成家。冯先生毕生研究中外交通史和边疆史，著译等身。代表作包括《西域史地释名》、《瀛涯胜览校注》、《星槎胜览校注》、《马可波罗行纪》、《成吉思汗传》、《中国南洋交通史》、《吐火罗语考》（译）等。

中国西北古代史地研究，历来是历史学者研究的热点和难点，因为涉及诸多方面，比如民族、部落、语言、宗教等，可谓纷繁复杂，千头万绪。本书所选篇目，大都是冯承钧论证西北史地问题的代表之作，论证条分缕析，资料充实，结构严谨，对很多问题都有创见。这些论文大都在杂志上发表过，《元代白话碑》还曾作为专著出版过，这些都是研究西北古代史地的珍贵资料。但年代已久，这些论文不容易集全。为给历史研究者提供查检参考的方便，我们特收集其论文中涉及西北的篇目，编为此书。

目 录

鄯善事辑 / 1

楼兰鄯善问题 / 20

高车之西徙与车师鄯善国人之分散 / 31

高昌事辑 / 42

高昌城镇与唐代蒲昌 / 72

迦膩色迦时代之汉质子 / 82

王玄策事辑 / 88

唐代华化蕃胡考 / 114

中亚新发现的五种语言与支白安康尉迟五姓之关系 / 143

论龟兹白姓 / 147

再说龟兹白姓 / 151

论龟兹白姓兼答冯承钧先生 / 157

何满子 / 161

大食人米撒儿行纪中之西域部落 / 169

- 辽金北边部族考 / 173
- 元代的几个南家台 / 185
- 元代白话碑 / 202
- 评元秘史译音用字考 / 243
- 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/ 247
- 评田中译多桑蒙古史 / 257

鄯善事辑

国人积习，往往以古名称今地，偶合者固有之，谬误者亦复不少，尤以四裔为甚。百年来考证西域舆地之学者辈出，特以方法未能谨严，遂致错讹丛出。夫考证此类地名者，必须首先明了原来语名，所谓名从主人也。复次必须明了当时汉名译字之音读，古人译写有例可寻，不似今人之率尔从事。新疆设治六十余年，各县名称多有袭用古名者，近似者固有之，张冠李戴者亦有若干。于阗国治在和阗西二十里，乃远置于阗县治于克里雅城，殊不知其地为古戎卢国地。温宿国治在今乌什，乃置温宿县治于阿克苏，殊不知其地为姑墨国境。鄯善国治在今卡克里克，乃误以其为婼羌国治，而设婼羌县，远在北距鄯善千里之辟展设置鄯善县治，殊不知其地为唐代之蒲昌县治。余久有志仿沙畹《西突厥史料》之例，裒辑西域各国史料，以供将来修新疆新志者之参考。鄯善史料，斯坦因在 Serindia 第九章中所辑太简，遗漏甚多。例如《魏书》、《北史》“鄯善传”中沮渠安周退保之东城，足以勘正《水经注》之错简，早识之，对于鄯善国治之方位必不至迟疑不决。余乃先其所急，首辑斯编。

鄯善本名楼兰，张骞第一次奉使时（前一三八至前一二六）始知有之，其立国必远在骞出使之前。元凤四年（前七七）始改名曰鄯善。法显经行其地时，国王奉佛法，可有四千余僧。证以近年所

发现之壁画写本，其地佛教盛行，实不始于此时。根据出土之简牍，知其国人用佉卢字写印度俗语。佉卢书之盛行早于梵书，因知其地土人或在纪元前二三世纪时从印度迁来。西亚与印度西北艺术之东渐，即由天山南路转贩而来，其地先有移民可知。尼雅河流入沙碛处为古代之精绝国，唐代之尼壤城，所出简牍与鄯善国所出之简牍同，因知古代移民先曾莅此。晚至魏太平真君七年（四四六）国王被执，始夷为魏之镇戍。魏太和十七年（四九三）前，国被丁零残破，人民散尽，始以其地委之吐谷浑。魏神龟元年（五一八）宋云惠生经行其地时，鄯善城主乃是吐谷浑王第二子宁西将军。隋大业五年（六〇九）破吐谷浑，始置郡县。鄯善国人在太平真君三年（四四二）已有半数随其国王西奔且末。丁零残破以后，余众多北走伊吾（今哈密），而于伊吾西南百二十里筑城以居；鄯善人自称曰纳职，贞观四年（六三〇）因置纳职县焉。其后不久，康国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，胡人随之因成聚落。上元二年（六七五）改为石城镇。殆在广德元年（七六三）后沦入吐蕃。吐蕃以后，回纥继之，然皆不为载籍著录。其地累经变乱，种族混杂，则欲一考古代种型，非求之于古冢墓中不可云。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命九儿先铭笔受讫。

（1）《史记》卷一二三《大宛传》：“……而楼兰、姑师邑有城郭，临盐泽。……”——“……楼兰、姑师，小国耳，当空道，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。而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。使者争遍言外国灾害，皆有城邑，兵弱易击。于是天子以故遣从骠侯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至匈河水，欲以击胡，胡皆去。其明年，击姑师，破奴与轻骑七百余先至，虏楼兰王。遂破姑师。因举兵威以困乌孙、大宛之属。还封破奴为浞野侯。王恢数使，为楼兰所苦，言天子。天子发兵，令恢佐破奴击破之，封恢为浩侯。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

门矣。……”^①

(2)《汉书》卷九六上《鄯善传》：^②“鄯善国本名楼兰，王治扞泥城。去阳关千六百里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。户千五百七十，口万四千一百，胜兵二千九百十二人。辅国侯、却胡侯、鄯善都尉、击车师都尉、左右沮渠、击车师君，各一人；译长二人。西北去都护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，至山国千三百六十五里，西北至车师千八百九十里。地沙卤少田，寄田仰谷旁国。国出玉，多葭苇、桤柳、胡桐、白草。民随畜牧，逐水草。有驴马，多橐它。能作兵与媯羌同。初武帝感张骞之言，甘心欲通大宛诸国。使者相望于道，一岁中多至十余辈。楼兰、姑师当道苦之，攻劫汉使王恢等。又数为匈奴耳目，令其兵遮汉使。汉使多言其国有城邑，兵弱易击，于是武帝遣从票侯赵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击姑师。王恢数为楼兰所苦，上令恢佐破奴将兵。破奴与轻骑七百人先至，虏楼兰王。遂破姑师，因暴兵威以动乌孙、大宛之属。还封破奴为浞野侯，恢为浩侯。于

① 鄯善原名楼兰，车师原作姑师。《正义》引《括地志》云：“蒲昌海原名渤泽，一名盐泽，一名辅海，亦名牢兰，亦名临海，在沙州西南。”牢兰与楼兰应是同名异译，近年在故楼兰城发现之简牍，有 Kroraina 名称，应是国名海名之所本。今罗布淖尔，盖昔盐泽之遗迹也。《集解》引徐广注，赵破奴封侯事在元封三年（前一〇八），王恢封侯事在元封四年（前一〇七），与《史记》卷二十《建元以来侯者年表》所志合，并参看《汉书》卷六十一《张骞传》。《汉书》卷九六下，《车师后国传》，天汉二年（前九九）开陵侯将楼兰国兵始击车师，不利引去；征和四年（前八九）复遣开陵侯将楼兰、尉犁、龟兹凡六国兵别击车师，车师王降汉。

② 此传言武帝、昭帝两代通鄯善之事甚详。武帝感张骞言，欲通大宛诸国，其事应在元狩四年（前一一九）以后。赵破奴等虏楼兰王，破姑师，据《史记》卷二十《建元以来侯者年表》，应在元封三年（前一〇八）。贰师军击大宛，据《汉书》卷六《武帝纪》为太初元年（前一〇四）秋季至太初四年（前一〇一）春季间事。至元凤四年（前七七）立尉屠耆为王，始改楼兰国名为鄯善。传中所志城名二：一曰扞泥，一曰伊循。《汉书》卷七九《冯奉世传》：“送大宛诸国客至伊修城。”师古曰：“伊修城在鄯善国，汉于其中置屯田吏士也。”伊循、伊修，必有一误，未详孰是。扞泥为王都，考其方位与都护治所（今布古尔）、山国（今星格尔）、车师（今雅尔）之距离，只有今之卡克里克足以当之。其地薄瘠不及密兰（古之伊循）之肥沃，与传语皆合。伊循既为汉时屯田之所，当在敦煌、扞泥之间；旧惑于《水经注》之错简，而谓扞泥居东，伊循居西，大误。至若蒲昌海北故楼兰城之建设，似在伊循屯田以后。汉时之玉门关，据《史记·大宛传》，李广利第一次伐大宛（前一〇四至前一〇三），不下，引兵还至敦煌，武帝大怒，使遮玉门曰：军有敢入者辄斩之，似尚在敦煌之东。又据《汉书·西域传》，自伐大宛之后，西域震惧，多遣使来贡献，汉使西域者益得职。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，似玉门关自此逐渐西移，而远至小方盘城。

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。楼兰既降服贡献，匈奴闻，发兵击之。于是楼兰遣一子质匈奴，一子质汉。后贰师军击大宛，匈奴欲遮之。贰师兵盛，不敢当。即遣骑因楼兰候汉使后过者，欲绝勿通。时汉军正任文将兵屯玉门关，为贰师后距，捕得生口，知状以闻。上诏文便道引兵捕楼兰王，将诣阙，簿责王。对曰：小国在大国间，不两属无以自安；愿徙国人居汉地。上直其言，遣归国。亦因使候伺匈奴，匈奴自是不甚亲信楼兰。征和元年（前九二），楼兰王死，国人来请质子在汉者欲立之。质子常坐汉法，下蚕室宫刑，故不遣。报曰：侍子天子爱之，不能遣，其更立其次当立者。楼兰更立王，汉复责其质子；亦遣一子质匈奴。后王又死，匈奴先闻之，遣质子归，得立为王。汉遣使诏新王，令入朝，天子将加厚赏。楼兰王后妻，故继母也，谓王曰：先王遣两子质汉，皆不还，奈何欲往朝乎？王用其计，谢使曰：新立国未定，愿待后年入见天子。然楼兰国最在东垂，近汉，当白龙堆，乏水草，常主发导负水担粮，送迎汉使；又数为吏卒所寇，惩艾不便与汉通。后复为匈奴反间，数遮杀汉使。其弟尉屠耆降汉，具言状。元凤四年（前七七），大将军霍光白遣平乐监傅介子往刺其王。介子轻将勇敢士，赍金币，扬言以赐外国为名。既至楼兰，诈其王，欲赐之。王喜，与介子饮醉。将其王屏语，壮士二人从后刺杀之；贵人左右皆散走。介子告谕以王负汉罪，天子遣我诛王，当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汉者；汉兵方至，毋敢动，自令灭国矣。介子遂斩王尝归首，驰传诣阙，悬首北阙下。封介子为义阳侯。乃立尉屠耆为王，更名其国为鄯善。为刻印章，赐以宫女为夫人，备车骑辎重。丞相将军率百官送至横门外，祖而遣之。王自请天子曰：身在汉久，今归单弱，而前王有子在，恐为所杀。国中有伊循城，其地肥美，愿汉遣一将屯田积谷，令臣得依其威重。于是汉遣司马一人，吏士四十人，田伊循以镇抚之。其后更置都尉，伊循官置始此矣。鄯

善当汉道冲，而通且末七百二十里。自且末以往，皆种五谷，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，有异乃记云。”

(3)《汉书》卷七十《傅介子传》：“……介子谓大将军霍光曰：楼兰、龟兹，数反复而不诛，无所惩艾。介子过龟兹时，其王近就人，易得也；愿往刺之，以威示诸国。大将军曰：龟兹道远，且验之于楼兰。于是白遣之。介子与士卒俱赍金币，扬言以赐外国为名，至楼兰。楼兰王^①意不亲介子，介子阳引去。至其西界，使译谓曰：汉使者持黄金锦绣行赐诸国，王不来受，我去之西国矣。即出金币以示译，译还报王。王贪汉物，来见使者。介子与坐饮，陈物示之，饮酒皆醉。介子谓王曰：天子使我私报王。王起，随介子入帐中屏语。壮士二人从后刺之，刃交胸，立死。其贵人左右皆散走。介子告谕，以王负汉罪，天子遣我来诛王。当更立前太子质在汉者。汉兵方至，毋敢动，动灭国矣。遂持王首还诣阙，公卿将军议者咸嘉其功。上乃下诏曰：楼兰王安归常为匈奴间，候遮汉使者，发兵杀略卫司马安乐，光禄大夫忠，期门郎遂成等三辈，及安息、大宛使，盗取节印献物，甚逆天理。平乐监傅介子持节使诛斩楼兰王安归首。县之北阙，以直报怨，不烦师众。其封介子为义阳侯，食邑七百户；士刺王者皆补侍郎。……”

(4)《后汉书》卷一下《光武纪》，^②建武十四年（三九）九月，“莎车国、鄯善国遣使奉献。”建武二十一年（四五）冬，“鄯善王、车师王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，愿请都护。帝以中国初定，未遑外事，乃还其侍子，厚加赏赐。”卷五《顺帝纪》汉安二年（一四三）二月丙辰，“鄯善国遣使贡献”。

(5)《后汉书》卷一一八《西域传》总叙：“……会匈奴衰弱，

① 楼兰王名，此传两见并作安归。卷七《昭帝纪》，元凤四年（前七七）四月“平乐监傅介子使持节诛斩楼兰王安归首，县北阙，封义阳侯”，亦作安归。唯《鄯善传》（文2）独作尝归，应误。

② 《后汉书·本纪》志鄯善事，仅此三条，疑有脱简。

莎车王贤诛灭诸国。贤死之后，遂更相攻伐。小宛、精绝、戎庐、且末为鄯善^①所并。……永初元年（一〇七）……诏罢都护，自此遂弃西域。北匈奴即复收属诸国，共为边寇十余岁。敦煌太守曹宗患其暴害，元初六年（一一九）乃上遣行长史索班将千余人屯伊吾以招抚之。于是车师前王及鄯善王来降。数月，北匈奴复率车师后部王共攻没班等，遂击走其前王。鄯善逼急，求救于曹宗。宗因此请出兵击匈奴，报索班之耻，复欲进取西域。……”

（6）《后汉书》卷一一八《于阗传》：“……明帝永平（五八至七五）中，于阗将休莫霸反莎车^②，自立为于阗王。休莫霸死，兄子广德立，后遂灭莎车，其国转盛，从精绝西北至疏勒十三国皆服从，而鄯善王亦始强盛。自是南道自葱岭以东唯此二国为大。……”

（7）《后汉书》卷一一八《莎车传》：“……‘莎车王贤’诈称大都护，移书诸国，诸国悉服属焉，号贤为单于。贤浸以骄横，重求赋税。数攻龟兹诸国，诸国愁惧。二十一年（四五）冬，车师前王、鄯善、焉耆等十八国俱遣子入侍，献其珍宝。及得见，皆流涕稽首，愿得都护。天子以中国初定，北边未服，皆还其侍子，厚赏赐之。是时贤自负兵强，欲并兼西域，攻击益甚。诸国闻都护不出，而侍子皆还，大忧恐。乃与敦煌太守檄，愿留侍子以示莎车；言侍子见留，都护寻出，冀且息其兵。裴遵以状闻，天子许之。二十二年（四六），贤知都护不至，遂遣鄯善王安书，令绝通汉道。安不纳，而杀其使。贤大怒，发兵攻鄯善，安迎战，兵败亡入山中。贤杀略千余人而去。其冬，贤复攻杀龟兹王，遂兼其国。鄯善、焉耆诸国侍子久留敦煌，愁思皆亡归。鄯善王上书，愿复遣子入侍，更请都

① 《后汉书》无《鄯善传》，其事散见各传中。

② 后汉初年，莎车称霸西域，至莎车王贤在位时（三三至六一）更强大。永平四年（六一），于阗王广德灭莎车，遂与鄯善分有南道；且末、小宛、精绝、戎庐并入鄯善，渠勒、皮山、疏勒并入于阗。参看文（6）文（7）。

护，都护不出，诚迫于匈奴。天子报曰：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，如诸国力不从心，东西南北自在也。于是鄯善、车师复附匈奴。……”^①

(8)《后汉书》卷七七《班超传》：“……‘永平’十六年(七三)，奉车都尉窦固，出击匈奴，以超为假司马，将兵别击伊吾。战于蒲类海，多斩首虏而还。固以为能，遣与从事郭恂俱使西域。超到鄯善，鄯善王广奉超礼敬甚备，后忽更疏懈。超谓其官属曰：宁觉广礼意薄乎？此必有北虏使来，狐疑未知所从故也。明者睹未萌，况已著邪？乃召侍胡诈之曰：匈奴使来数日，今安在乎？侍胡惶恐，具服其状。超乃闭侍胡，悉会其吏士三十六人，与共饮。酒酣，因激怒之曰：卿曹与我俱在绝域，欲立大功以求富贵。今虏使到裁数日，而王广礼敬即废，如令鄯善收吾属送匈奴，骸骨长为豺狼食矣。为之奈何？官属皆曰：今在危亡之地，死生从司马。超曰：不入虎穴不得虎子。当今之计，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。彼不知我多少，必大震怖，可殄尽也。灭此虏，则鄯善破胆，功成事立矣。众曰：当与从事议之。超怒曰：吉凶决于今日，从事文俗吏，闻此必恐而谋泄，死无所名，非壮士也。众曰：善。初夜，遂将吏士往奔虏营。会天大风，超令十人持鼓藏虏舍后。约曰：见火然，皆当鸣鼓大呼。余人悉持兵弩夹门而伏。超乃顺风纵火，前后鼓噪。虏众惊乱，超手格杀三人。吏兵斩其使及从士三十余级，余众百许人悉烧死。明日乃还告郭恂，恂大惊，既而色动。超知其意，举手曰：椽虽不行，班超何心独擅之乎？恂乃悦。超于是召鄯善王广，以虏使首示之，一国震怖。超晓告抚慰，遂纳子为质。……”

^① 可并参看文(6)文(8)。莎车王贤时代，几兼并南北两道诸国。贤死之后，莎车国势遂衰，夷为旁国之附庸矣。

(9)《后汉书》卷七七《班勇传》：^①“……元初六年（一一九）敦煌太守曹宗遣长史索班将千余人屯伊吾，车师前王及鄯善王皆来降班。后数月，北单于与车师后部遂共攻没班，进击走前王，略有北道。鄯善王急求救于曹宗，宗因此请出兵五千人击匈奴，报索班之耻，因复取西域。邓太后召勇诣朝堂会议。……勇上议曰：……旧敦煌郡有营兵三百人，今宜复之，复置护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如永元故事。又宜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，西当焉耆龟兹径路，南疆鄯善于阾心胆，北扞匈奴，东近敦煌，如此诚便。尚书问勇曰：今立副校尉，何以为便？又置长史屯楼兰，利害云何？勇对曰：昔永平之末（七三）始通西域，初遣中郎将居敦煌，后置副校尉于车师。既为胡虏节度，又禁汉人不得有所侵扰。故外夷归心，匈奴畏威。今鄯善王尤还，汉人外孙，若匈奴得志，则尤还必死。此等虽同鸟兽，亦知避害。若出屯楼兰，足以招抚其心，愚以为便。……延光二年（一二三）夏，复以勇为西域长史，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。明年（一二四）正月，勇至楼兰，以鄯善归附，特加三绶。……”

(10)《三国志》卷二：黄初三年（二二二）二月“鄯善龟兹于阾王各遣使奉献。诏曰：西戎即叙，氐羌来王，诗书美之。顷者西域外夷并款塞内附，其遣使者抚劳之。是后西域遂通，置戊己校尉。”^②

① 此传楼兰鄯善并举，足证楼兰非国名，而所指者为蒲昌海北之楼兰城。《后汉书》七八《杨终传》云：“建初元年（七六）大旱谷贵。终……乃上疏曰：……加以北征匈奴，西开三十六国。频年服役，转输烦费。又远屯伊吾楼兰车师戊己。民怀土思，怨结边域。……复上书曰：……今伊吾之役，楼兰之屯，久而未还，非天意也。……”此楼兰亦指楼兰城；盖自楼兰国改名鄯善，迄于建初元年，已有一百五十三年，不应复名楼兰也。此蒲昌海北之楼兰城，在后此所录前凉西域长史李柏致焉耆王书中，名称海头。《水经注》卷二云：“河水又东径注宾城南，又东径楼兰城南而东注，盖堡田土所屯，故城禅国名耳。”明言楼兰城，而城禅国名，可以互证终矣。

② 《三国志》卷十六《仓慈传》云：“……太和（二二七至二三三）中迁敦煌太守。郡在西陲，以丧乱隔绝，旷无太守二十岁。大姓雄张，遂以为俗。……又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，而诸豪族多逆断绝。既与贸迁，欺诈侮易，多不得分明，胡常怨望。慈皆劳之，欲诣洛者，为封过所；欲从郡还者，官为平取，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；使吏民护送道路。由是民夷翕然，称其德惠。数年卒官，吏民悲感，如丧亲戚；图画其形，思其遗像。及西域诸胡闻慈死，悉共会聚于戊己校尉及长史治下发哀；或有以刀画面，以明血诚；又为立祠遥共祠之。……”《流沙坠简》王国维序曾节引此文，并云：“长吏二字，语颇含混。汉末西域除戊己校尉外别无大官，魏当仍之。则长吏二字必长史之讹。”其说是也。戊己校尉旧居高昌壁，西域长史应居楼兰城，治下应指此二城。

(11)《三国志》卷三十注引《魏略·西戎传》曰：“……南道西行且志国，小宛国，精绝国，楼兰国，皆并属鄯善也。戎庐国，扞弥国，渠勒国，皮亢国，皆并属于于阗。……”^①

(12)《晋书》卷三《武帝纪》：太康四年（二八三）四月“鄯善国遣子入侍，假其归义侯。”^②

(13)《晋书》卷八六《张骏传》：^③“……自轨据凉州，属天下之乱，所在征伐，军无宁岁。至骏境内渐平，又使其将杨宣率众越流沙伐龟兹鄯善，于是西域并降。鄯善王元孟献女，号曰美人，立宾遐观以处之。……”

(14)西域长史李柏致焉耆国王书：“五月七日，西域长史关内侯李柏顿首□□。阔久不相闻，□怀思想，不知亲相念□□见忘也。诏家见遣□使来慰劳诸国，月二日来到海头。不知王问，邑邑。天热，想王国大小平安。王使□，遂俱共发，从北虏中与严参事往，未知到来？今□使苻太往通消息。书不尽意。李柏顿

① 文(5)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云：小宛精绝且末戎庐为鄯善所并。此传鄯善所属无戎庐国而代以楼兰国，此楼兰应指故楼兰城。且志应是且末之误。

② 《晋书》无《鄯善传》，《本纪》记录朝贡之文仅此一见，然不能谓晋与西域之关系仅限于此。斯坦因在尼雅北古城发现诸简，中有二残简，一题“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鄯善焉耆龟兹疏勒……”（见《古和阗》附图一一三页），一题“于阗王写下诏书到……”，（同书附图一一二页）。王国维在《流沙坠简补遗》中以为“二简文义相属，书迹亦同，今定为一书之文”，其说不为无见，唯以简题官爵分属五国国王，似乎武断。沙畹在《古和阗》附录五三七页以属焉耆国王龙会，其说较长。《晋书》卷九七《焉耆传》云：“会有瞻气筹略，遂霸西胡，葱岭以东，莫不率服。”可以证也。此外别有一简上题：“泰始五年十月戊午朔二十日丁丑敦煌太守都……”一行（《古和阗》附图一一二页），则在《晋书·本纪》记录鄯善国遣子入侍之前十四年（二六九）敦煌太守之命令已远及于尼雅北方之古城（精绝国）矣。

③ 《晋书》诸传年代最难考核。《骏传》系此事于咸和初（三二六）以后，石勒杀刘曜（三二八或三二九）之前，中间并言置高昌郡事。同传在此条前云：“西域长史李柏请击叛将赵贞，为贞所败。”又在此条后云：“初戊己校尉赵贞不附于骏，至是骇击擒之，以其地为高昌郡。及石勒杀刘曜，……。”徐坚《初学记》卷八引顾野王《舆地志》：“晋咸和二年（三二七）置高昌郡立田地县。”似杨宣伐鄯善应在置高昌郡之前，唯《资治通鉴》卷九五系于咸康元年（三三五）下，不知其何所本。其文亦龟兹鄯善倒置，盖西行者先至鄯善，然后至龟兹，决不至先伐龟兹而于回兵时伐鄯善也。《后汉书》卷七七《班勇传》，当时焉耆国王名元孟，《晋书·张骏传》鄯善国王亦名元孟；时间相距二百年，南北两道二国国王名称相同，似非纯出偶然也。

首顿首。”^①

(15)《晋书》卷一一三《苻坚载记》上：“……鄯善王车师前部王来朝；大宛献汗血马；肃慎贡楛矢；天竺献火浣布；康居于阬及海东诸国凡六十有二王，皆遣使贡其方物。……”^②

(16)《晋书》卷一一四《苻坚载记》下：“太元七年（三八二）……车师前部王弥寔鄯善王休密驮朝于坚。坚赐以朝服，引见西堂。寔等观其宫宇壮丽，仪卫严肃，甚惧，因请年年贡献。坚以西域路遥不许，令三年一贡，九年一朝，以为永制。寔等请曰：大宛诸国遂通贡献，然诚节未纯，请乞依汉置都护故事；若王师出关，请为乡导。坚于是以骁骑吕光为持节都督西讨诸军事，与陵江将军姜飞轻骑将军彭晃等，配兵七万以讨定西域。……明年（三八三）吕光发长安。……加鄯善王休密驮使持节，散骑常侍，都督西域诸军事，宁西将军；车师前部王弥寔使持节，平西将军，西域都护；率其国兵为光乡导。……”^③

① 日本学者橘瑞超在故楼兰城得书表四通，其中二纸较全，此其一也。别有一纸言同一事，文较简略。兹亦并录于此：“五月七日□□西域长史关内侯李柏顿首顿首。□□□□恒不去心。今奉台使来西，月二日到此（此字旁注有海头二字）。未知王消息，想国中平安。王使回复罗从北虏中与严参事往，想是到也。今遣使苻太往相闻通知消息。书不悉意。李柏顿首顿首。”前一纸阙文有数字可据此纸补之。别有一纸残存三行，盖为表文残稿，中有一行存“臣柏言焉耆王龙……”七字。因是推测前二纸为致焉耆国王书稿，时焉耆王龙会称霸西域，与西域长史应有书使往来也。唯可异者，书中所言之海头，应是故楼兰城；从故楼兰城至焉耆国都（今四十里城），应沿库鲁克河或宽车河往，其程较近，缘何取道北虏中，诚不可解。

② 《苻坚载记》未言何年，仅位其事于太元七年（三八二）前。《高僧传》卷二《鸠摩罗什传》云：至建元十七年（三八一）二月，鄯善王前部王等又说坚请兵西伐，似鄯善车师王来朝事在三八一年。然《晋书·苻坚载记》记二王请西伐事，则位在太元七年（三八二）中。

③ 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八《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密经抄序》云：“建元十八年（三八二）正（此下疑脱月字）车师前部王名弥第来朝……。”此弥第即《苻坚载记》之弥寔。又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十四《鸠摩罗什传》云：建元“十九年（三八三）即遣骁骑将军吕光将兵伐龟兹及焉耆诸国”。足证请伐西域为三八二年事，而吕光等发长安则在三八三年。

(17)《晋书》卷八七《李暠传》：^①“……鄯善前部王遣使贡其方物。……”

(18)《法显行传》：^②“……法显等五人随使先发。复与宝云等别敦煌，太守李浩供给度沙河。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，遇则皆死，无一全者。上无飞鸟，下无走兽，遍望极目，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。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。行十七日，计可千五百里，得至鄯善国。其地崎岖薄瘠。俗人衣服粗与汉地同，但以毡褐为异。其国王奉法，可有四千余僧，悉小乘学。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，但有精粗。从此西行所经诸国，类皆如是。唯国胡语不同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。住此一月日，复西行十五日到焉夷国。……”

(19)《魏书》卷九九《沮渠传》：“……罽宾沙门曰昙无讖^③，东人鄯善。自云能使鬼治病，令妇人多子。与鄯善王妹曼头陀林私通，

① 《暠传》末系年月，当然为隆安四年（四〇〇）以后事。又同传云，隆安四年，“晋昌太守唐瑶移檄六郡，推玄盛（暠字）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公。……又遣宋繇东伐凉兴，并击玉门已西诸城皆下之。遂屯玉门阳关，广田积谷，为东伐之资。”当时玉门应尚未迁回敦煌以西，玉门以西诸城，除楼兰高昌等城莫属。高昌在前凉后凉时代并为中国郡县，吕光时曾遣子覆镇高昌（《晋书》卷一二二）。楼兰高昌既下，则楼兰附近之鄯善与高昌附近之车师遣使入贡西凉，为时必不甚远。

② 现存《法显行传》，旧题《佛国记》或《法显传》皆误。此传不专言佛国，并及往来行程，其非《佛国记》可知。又未志及出发前与归国后事，亦非《法显传》可知。《隋书》卷三三《经籍志》于《佛国记》、《法显传》两本外，并著录有《法显行传》一卷，应是现存之本。此传所录年月微有讹误。发足年岁干支作弘始二年（四〇〇）己亥（三九九），归国作义熙十二年（四一六）甲寅（四一四）。二年应是元年之误，十二年二字应衍。传中之李浩，即前条之李暠，显于弘始二年（四〇〇）过敦煌，时暠尚未称凉公也。当时鄯善国人共有八千余家（参合《魏书》卷一〇二《沮渠传》与《宋书·沮渠传》语），而奉佛法之沙门多至四千余人，可谓众矣。“国胡语不同”，与《大唐西域记》所记合，今已由新疆出土之各种语言写本证明矣。

③ 昙无讖，诸《经录》无亦作摩，讖亦作忸。僧祐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十四，慧皎《高僧传》卷二皆有传；两传同出一源，《祐传》较简，然亦有未经《皎传》采录之文。《皎传》略曰，讖本中天竺人，后往罽宾，赍诸经本，东适龟兹。顷之，复进到姑臧，译写《大涅槃》等经。义和三年（四三三），讖固请西行，更寻涅槃后分。逊忿其欲去，密遣刺客于路害之。春秋四十九。根据《皎传》，讖为有道术之高僧。《祐传》有一节流露讖气量褊狭。两传皆言讖明解咒术，后随王入山，王渴乏须水不能得，讖乃密咒石出水。王悦其道术，深加优宠。顷之王意稍歇，待之渐薄。以下校本接言出罽宾。祐本多四十余字云：“讖怒曰：我当以罽水诣池，咒龙入罽，令天下大旱。王必请咒，然后放龙降雨，则见待何如。遂持罽造龙。有密告之者，王怒捕讖，讖悔惧诛。”乃赍经本奔龟兹。总之，两传皆言讖从龟兹进到姑臧。兹据《魏书》此传，又知其中间曾经假道鄯善。根据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八载罽宾人名《大涅槃经记》，知其复又从鄯善进至敦煌。蒙逊灭西凉（四二一），始召之至凉州。译经之年，最早应在玄始十三年（四二四）以后。余对此别有考。